

A man with glasses and a red scarf is speaking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etting. He is wearing a black jacket and a red scarf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mp with a white shade and a white cup with Chinese calligraphy.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warm and scholarly.

# 可凡倾听

表情攻略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痴情 钟情 恩情 友情 世情 深情



『表情攻略』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可凡倾听/《可凡倾听》栏目组编. —上海:上海社  
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5

ISBN 7-80681-723-9

I. 可... II. 可... III. 名人—访谈录—中国  
IV. 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6623 号

### 可凡倾听

---

编 者:《可凡倾听》栏目组

责任编辑:徐 侗 陈如江

装帧设计:陶雪华工作室

出版发行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com> E-mail:sassp@sass.org.cn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:21.5

插 页:2

字 数:440 千字

版 次: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80681-723-9/I·131

定价: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倾听的魅力

滕俊杰

电视,作为强势媒体,长期以来扮演着“引领”的作用。久而久之,一些电视人、一些电视节目在采访时,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“以我为中心”、“万事皆通、居高临下”的神态。而能主动摆正位置,以谦和、专注的姿态与采访对象相处,真诚地倾听他们的境遇、心声,并以此为宗旨贯穿节目始终的,则是近几年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,它也直接导致了一些访谈类节目在电视频道数成倍扩充、节目量百倍增长的现状下,脱颖而出,获得成功。文艺频道的《可凡倾听》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。它在坚持人文构架和新闻敏感的同时,坚持遇人、遇事必“倾听”的风格。在人物采访,通俗地讲在“说”之前,明确地提出以“倾听”为前提,并直接将它作为栏目的标题,以此为训,这无疑说明了当今有追求的电视人发自内心的清晰认知:访谈对象永远是风,主持人只是操帆的水手。无风帆空落,风扬帆运行!

由倾听,让我联想到了一些对访谈类节目,包括对主持人如何提高专业水平,如何历练自我的种种论述。有强调语言第一位的,有强调个人形象魅力的,亦有强调知识积累和形体举止如何“性命攸关”的,但较少有论述“倾听”的。

其实,访谈类主持人是在与人沟通中实现电视节目品质表述的,访谈的过程就是一种人际交谈的过程。在人际交谈中,我觉得“倾听”有时显得格外重要,它从社会学、心理学和电视采访的规律而言,都是不容忽视、无法替代的。细细想来,它是一门学问、一种心境、一个真正掌握人际交谈真谛的标志。而现在或缺的,恰恰就是“倾听”不够。

首先,“倾听”是对被采访者的一种自觉尊重。

在和谐社会氛围的营造中,尊重他人是社会的一种公德,而“倾听”就是主持人人格和心态的准确体现。如果主持人忽视“倾听”,或者内心根本不愿倾听,只顾自己喋喋不休地一味表现自我,或者毫无章法地随意打断对方的话语,既无礼,也无节,采访对象的心境时常被搞乱,自尊心被灼伤,彼此的对话气氛就会在陌生和反感中变得“困难”起来,节目的深刻、顺畅、生动也必然无从谈起。

其次，“倾听”又是激活采访对象畅所欲言的唯一方法。

人在交谈时，心理感受一定是期盼对象的关注，否则，谈兴全无。而通常，面对专注的倾听，再铁石心肠的被采访者也往往愿意掏“心里话”。

细究一下，“倾听”的表现是多方面的：关注的神态，微微前倾的姿势，落笔有形的记录等等。但我觉得，最关键的还是眼神。在与被采访者的对视中，在摄像机的特写面前，主持人眼神是否专注、是否倾听，一目了然。采访对象会从主持人的真诚眼神中感应到被认可的心理满足，获得一吐为快的表述欲望。主持人的这种眼神，对心理紧张的被访者，实在是一种信赖，一种神经缓释；对阅尽沧桑者，则是一种步步探究的执著和“逼迫”。有道是：任何东西都可以拒绝，但诚恳无法拒绝！面对诚恳，采访对象常常会调动思维细胞，全力对待，谈话节目也就成功了。为此，我又想到了有些电视采访，主持人的目光是游离、空泛的，这种心不在焉的状态非常致命，直接后果可想而知。

再则，“倾听”是确保谈话节目主动性的必要前提。

我学过一丁点儿的外语，最大的感受，或者说碰到的第一困难并不是说，而是听。能把对方的话语完整地听下来，回答就主动、自信、准确得多了。反之，肯定相差甚远，最终导致不敢张口，甚至对话当场中断。生理上的聋哑，也往往因为先是耳聋——什么都听不到、听不清，再成为哑巴的。可见，“听”是多么的重要。我们的谈话类节目大都是在同一种语言间进行的，交谈时似乎并不存在听力困难。其实不然，面对社会精英、业界高端人士，或一方职业独特的平头百姓，由于彼此的领域异同和认知差异，仍然需要主持人的认真倾听，才能不被所难，才能迅即明辨对方深邃的思想、专业的叙述，甚至人各有异、颇有难度的“方言”，才能在“倾听”中捕捉到意料之外、情理之中的话题，抛出主持人有所准备的、更多的是即兴的、见解独到、观众欲知的问题，或探寻、或共识，使谈话节目在精彩交锋、妙语连珠中“层层剥笋”，鲜活而富有质感地畅行。否则，语意不详，提问一定浅尝辄止，甚至根本就是“牛头不对马嘴”，“说”的障碍也会间隙性出现，在失语、失态中，把自己

甚至所代表的媒体的脸面全部丢尽。

将原先有形无形的主次关系作一真诚的改变,从“倾听”着手,主持人先把自己当作大师的晚辈、弱者的挚友,就能感悟到经典的火花,聆听到真情的诉说,由此看来,欲“说”先“听”,重视“倾听”,以“倾听”为第一要素,实在是搭准了谈话类节目的主脉。

《可凡倾听》栏目,在这样的理念追求下,已制作了七十多档节目,栏目组不浮不躁、不等不靠,加上制片人陈涤总共三个半人的结构,却常常出现在最关键、最让人期待的采访现场,并不时做出有轰动效应的节目,如2005年春节的《红楼梦圆》就是一例。作为不断寻求突破的主持人,可凡策划在前,一旦上阵,真心去听、去品、去思,底气十足地接住“彩球”,又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理解和提问抛给对方,来来回回,精彩迭出,让观众看到了记忆的印痕、智慧的碰撞、观点的交锋,看到了一个个立体的思想、立体的人。这档诞生仅一年多的谈话类节目也因此迅速窜红,受众涵盖了方方面面,权威的收视率统计大大高出预定的指标,被评为2004年全国十大电视谈话类节目之一。

在《可凡倾听》集册成书之际,应邀写序,写下了这些对“倾听”的感悟,虽然是即兴的整理,却表达了我的长久思考——倾听不可或缺,倾听充满魅力!不是吗?

2005年5月28日于上海

# 目录

倾听的魅力 \_\_\_\_ 滕俊杰\_1

## 真情

丹青有真情 \_\_\_\_ 程十发赠画\_2

为艺术,为爱情 \_\_\_\_ 黄宗江的浪漫人生\_10

牧神回首远望乡 \_\_\_\_ 余光中的两岸情思\_17

以父亲的名义 \_\_\_\_ 情说张国立\_24

1 侠骨柔情 \_\_\_\_ 女人杨紫琼\_38

## 闲情

边城有个老头 \_\_\_\_ 黄永玉凤凰行\_46

老顽童,佳伉俪 \_\_\_\_ 黄苗子与郁风\_58

“山海居”里的漫画家 \_\_\_\_ 不老的丁聪\_65

桑榆晚景,为霞满天 \_\_\_\_ 国宝启功\_72

2 七十四岁的极品 \_\_\_\_ 天涯歌女潘迪华\_78

## 深情

琴思难断 \_\_\_\_ 刘诗昆的爱琴人生\_86

半个世纪的“游园惊梦” \_\_\_\_ 白先勇的戏梦人生\_100

一生与文字结缘 \_\_\_\_ 对话王蒙\_108

傲雪吐芬芳 \_\_\_\_ 袁雪芬的舞台情缘\_116

3 岁月如歌 恒星依旧 \_\_\_\_ 真实的梅丽尔·斯特里普\_124

## 痴情

为画痴狂 \_\_\_\_ 狂人吴冠中\_132

狂恋大提琴 \_\_\_\_ 马友友的音乐之旅\_142

一路踉跄终不悔 \_\_\_\_ 瞿小松的音乐情结\_148

老兵新传 \_\_\_\_ 老枪王义夫\_154

三秒钟的奇迹 \_\_\_\_ 闪电汉斯与魔法棒\_162

4 真实的奇迹 \_\_\_\_ 还原大卫·科波菲尔\_168



## 钟情

指尖流韵\_\_大男孩郎朗\_176

听音寻路\_\_此曲只应谭盾有\_184

梦的舞者\_\_芭蕾公主谭元元\_191

女为悦己者舞\_\_灵雀杨丽萍\_199

换双眼睛看世界\_\_陈逸飞的选择\_206

5 跨越辉煌\_\_速度刘翔\_214

## 恩情

家里的慈祥老人\_\_女儿邓林眼中的邓小平\_224

无尽欢笑留人间\_\_追忆滑稽泰斗姚慕双\_234

梅韵兰志永留芳\_\_梅葆玖说梅派\_242

6 我是幸运的\_\_周小燕的梦想与遗憾\_250

## 友情

经典声音系列之一\_\_李梓 赵慎之\_260

经典声音系列之二\_\_苏秀 董向荣 尚华\_266

经典声音系列之三\_\_富润生 曹雷\_272

7 经典声音系列之四\_\_乔榛 丁建华\_279

## 世情

虚怀若谷,择善而从\_\_李玉茹说事\_286

现代爱情故事\_\_维多利亚的童话\_2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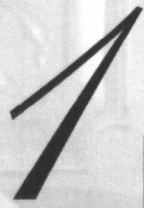
稚眼看世界\_\_德米的忧愁\_301

忍耐与等待\_\_荧屏背后的赵忠祥\_308

8 人生的诠释\_\_秋雨不言愁\_322

后记\_337





# 真情

# 丹青有真情

## 程十发赠画

初春的午后，我又一次和忘年之交程十发先生信步闲聊。和煦的阳光将这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著名国画大师映照得分外矍铄。发老是位才情勃发的艺术家，他的大师风范时刻感染着我，与他的倾谈总能让我获益匪浅。



曹：程先生，您好！

程：你好！

曹：刚刚过完春节，你已经是八十四岁高龄了。看到你还是那么健朗，感到非常高兴。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，其实还真有点遗憾。因为按照我原来的设想，是希望把你和施蛰存老人一块儿请到我们这个节目来畅谈一番。你跟他老朋友，相知相交几十年，而且你一直希望能够好好地为他画一张画。可是这张画终于还是没有能够画成。

程：遗憾啊！他是我们老乡，都是松江人。因为老乡有种乡情，提到四乡地方上有名的人物、学者，好像讲起

我自己家里的人一样，非常骄傲。施蛰存先生也是我作为骄傲的一个文坛大将，所以我平时很对他敬仰的。

一九二一年，程十发出生于松江县城的一个中医世家。幼年的程十发在街头巷尾默默观看着家乡的风貌人情，饱受松江文化的熏陶浸染。人文荟萃、钟灵毓秀的松江古城也就成为他踏上艺术道路的启蒙老师。

曹：我知道你是出身于中医世家，你的祖父、父亲都是医生。那你怎么没有继承你父亲的事业，成为一个大夫？为什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呢？

程：小的时候画画，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。当时松江也不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镇，但是它遗留下来文化的影响那是很大的。我恰恰是个小鬼，不肯念书，专去看古迹。现在变

成这个……

曹：大画家。

程：不是。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。

曹：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。当然有你自己的风格。

程：没有没有！

曹：现在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你的中国画，其实你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时候，画了大量的连环画，也就是“小人书”。其中有两部可以说是连环画中的传世佳作，一部是《阿Q正传》，还有就是《胆剑篇》。其实在你之前也有其他的画家画过阿Q，比如说丁聪先生。那你当时在画这本连环画的时候，怎么去构思画这样一个鲁迅先生称为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人物呢？

程：阿Q其实可以说是这个人，也可以说是没有这个人。那时我们在松江，离开杭州比较近，卖苦力的很多是绍兴人，劳动人民。那么创作这个阿Q的原始的材料，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曹：其实在您的生活当中，像这样的人物还是有一个原型在你的脑子当中，所以你轻易能够把他画出来。

程：对，总是有影子。影子有大一点也有小一点，但是总感觉到鲁迅先生他启发我们理解时代精神。

曹：我看周海婴先生最近写的《我与鲁迅七十年》中，特别提到你画的这部《阿Q》。他认为所有画阿Q的作品当中，最能传达他父亲作品内涵的。所以对你的评价很高。

程：但是他忘掉了，我正是吸收了这么多人的阿Q，从里面我去偷一点东西。

程十发的画风格独特，尤其是他的现代人物画，多以少数民族人物为题材。他用富有振荡感的线条勾勒出形态不一的人物形象，描绘出少女翩翩婆娑的舞姿。或浓或淡的笔墨中饱含激情，直抒画家的炽热胸襟。

曹：你的风格的形成，尤其是人物画的风格的形成，其实跟一九五七年你去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、进行采风是分不开的。当时的云南少数民族的风情，他们的这种人物造型，为什么会对你引起这么大的心理上的触动呢？

程：其实云南傣族有戏的。

曹：傣戏。

程：但是我可能语言不懂，有一次看《西游记》，但是发现里面没有孙悟空。

曹：没有孙悟空，《西游记》没有孙悟空？

程：猪八戒也没有。后来才了解，它其实是真正的元曲《西游记》。猪八戒什么的还没

出场,跟我们平时看到的《西游记》完全不一样。它是直接从元曲改编的。所以说,天下之大,大得无比。我们自以为是汉族,孙悟空是属于汉族的,就应该有孙悟空,其实不然。

曹:那时候你在云南体验生活,大约待了有多长时间?

程:半年多,就是画《小河淌水》的时候。

曹:《小河淌水》也成为你在那个时段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。



《孔雀舞》



《小河淌水》

除了绘画之外,发老还精通诗歌赋、音律昆曲、摄影收藏等。广泛的兴趣爱好使他的画中也融入了各种艺术样式的神韵,作品越发地奇姿卓卓而独步画坛了。

曹:你觉得所有的这样一些爱好都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艺术灵感呢?

程:我感觉到从现有的艺术作品,来研究我们古代的人为什么要画这张画,画了以后有什么影响,来推动我们现在的文化,这是很重要的。这是一种学习,比如讲,你唱谭派,你唱周信芳的唱法,你说是谭派也可以,因为他还有比较古老的。但是余派以后,又有杨派等,花样就比较多了。其实这根子还是老谭。

曹:谭鑫培的老谭派。所以你在画画方面也是这样,希望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一些自己的变化。

程:是,想有些自己的面目。

曹：刚才我们说到摄影，你把摄影也称为你的另一枝画笔。

程：另一支画笔，这个不要这样说。摄影不要代替画笔，它是用光的关系，摄影没有光就不行了。但是我们中国画也有光，这个光也有另外的处理的手法。

曹：你特别喜欢看前苏联电影《战舰波将金号》，而且专门去研究爱森斯坦的有关电影方面的论述。

程：当时画连环画，连续性就是连环画的生命力。爱森斯坦他非常注意连续性，日本也有好多的电影导演，比如黑泽明，可能也是正面学习他，反面学习他。

曹：其实你在形成自己风格的过程中学古人，也从民间艺术中汲取了很多养料。

画如其人。发老的画广受欢迎，他的人格魅力也感染着身边的朋友。虽然已是耄耋之年，他仍思维敏捷，常常妙语连珠，令人乐不可支。

曹：你的斋名也很有意思，叫“三釜书屋”。我查了一下，“釜”字是锅子的意思，那你这个画室是三个锅子怎么讲？

程：三个锅子我解释最时髦的：国家的、集体的、个人的，三个锅子。

曹：那你最早怎么想到用“三釜”这个名字的？

程：（三釜就是）三板斧，程咬金。

曹：所以有的时候，在落款的时候你写“咬公后人”，程咬金的后人。

程：程咬金这个人不错，到了后期，他没去做官。而且姓程的有“二程”，理学家“二程”，好人很多，坏人像我这样的很少。

曹：你曾经画过海瑞，当时批“海瑞罢官”形成一个全国的政治运动。当时北京的吴晗先生是首当其冲，所有跟海瑞相关的人都受到了株连，其中包括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。所以“文革”的时候，你俩挨批的时候还是站在了一块儿，是吗？

程：对，他在前面，我在后面。

曹：据说当时你俩弯腰被批斗的时候，你还思想开开小差？

程：他（周信芳）的投影也小，他的脚也小。

曹：当时在挨批斗的时候，怎么还有心思去看看麒麟童先生的脚？

程：只有这样了，没有其他的生活余地了。

曹：因为大家当时都低着头，所以你说如果画周先生的脚，可能画得比这张脸还传神。

程：没有头不好画的。

曹：后来等到八十年代，周信芳先生被平反以后，你专门画了一张海瑞送到他们家。



《海瑞》

程：对。人不见了，我们受批在一起受过了，教育也受了，所以我感觉到蛮感动的。

曹：所以你曾经跟我说，跟周先生的交往并不是很多，但是非常难忘，就是那个挨批的那段时间。

程：对，对！

发老爱交朋友，他的“三釜书屋”里常常是宾客盈门。对待朋友，他一向是慷慨大方，很多朋友都得到过发老的赠画。

曹：在这么多的送画的经历当中，有一张画你经常跟我们说起，你曾经给聂荣臻元帅画过一张《松竹梅岁寒三友图》。可是后来这张画又漂洋过海去了我们的邻国日本。

程：美穗子是一个日本战俘的女儿，聂帅有大将风度，养他们（日本战俘）的家属，而且托前线友人把她送回去。这个故事是了不起的，他是对人类有种爱，让我感觉到解放军的事迹，有非常硬的，也有非常柔绵的。想想送他这幅画挂在家里。

曹：这张画你送给聂帅以后他一直挂在自己的客厅里，他也觉得非常地珍贵。

程：那么为了中国和日本的友谊，这两个国家以后不要再打仗了。

曹：化干戈为玉帛。所以你一直特别引以为自豪，就是这张画成为一段爱的佳话的凭证。很多人知道你从来不运动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你有两项运动是最喜欢的，都是激烈程度很大的，一个是拳击，一个是足球。而且对足球是非常痴迷的。你以前跟徐根宝不认识是吗？

程：不认识。我是看报纸上像写小说一样，说徐根宝一下子输了9个球。

曹：兵败吉隆坡。

程：不得了，怎么会输得那么厉害！你少输一点嘛！那么我很简单的一个想法，是不是足球也要靠文化，你是不是用文化来指导运动。用文化来指导运动，我没什么东西可送，送了一套连环图画，上面签了字。我说，你去看看小人书。

曹：就是一套《孙子兵法》。

程：作战的时候可以参考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他倒蛮好，写封回信来谢谢我。我看这个年轻人不容易，要受多少磨难，不容易不容易。

曹：所以徐根宝后来说，那时正好是在春节前后，你是春节前的年三十给他写的这封信。他说那个春节其实是他一生中最为灰暗的一个春节，可是接到你的来信以后，他觉得忽然看到了一线光亮。大年三十的晚上，他还是觉得很温暖。所以初三他就到你家来拜年。

程：对，对！他变成了我的老师。

曹：他变成你的老师，怎么讲？怎么会变成你的老师？

程：徐根宝他这个老师，从他的韧劲、不怕失败，这个就可以做老师了。

曹：而且你说你跟他有手足之情，这个怎么说？

程：我是用笔的，他是用足去踢的。

曹：所以你们就有“手足之情”。

后来，发老还不顾自己的年迈，坐渡船去崇明的根宝足球训练基地，看望在那里训练的小球员们。

曹：你对朋友一向是非常非常的慷慨，我想所有跟你熟悉的朋友都曾经获得你的作品。你也经常跟我说，这是跟你童年的一次经历有关。你小的时候曾经患过颈结核，但是偶然在路上遇到一个人，提供你一个偏方是吗？

程：我坐在西湖边的草地上，有一个农村里的知识分子，一个老先生，戴着近视眼镜，走过来朝我看看。因为我这里有纱布包着，他坐在我边上跟我说，我传一个秘方给你，你吃好了以后还要去传给人家，不能卖钱。我说好，好，好。他所说的秘方就是把海马烧成灰，用黄酒吞下去。一个礼拜不到，就收口了。这样从效果来看，它是有点道理的。但是我有一件事情非常遗憾，杭州去得很多，这个豆腐二桥我到现在还没有去。一直不去，真是岂有此理！

曹：你今年已经八十四岁了，有没有一个确定的计划你一定要去一下？

程：去一下，我叫我媳妇帮忙。

曹：到时候我们一起陪你过去。

程：好，叫豆腐二桥。

对曾经给予他帮助的人念念不忘，发老待人的真诚热情可见一斑。有一次，我不慎煤气中毒，被送往医院抢救，先生知道后十分焦急，亲自打电话来询问病情，还在电话里安慰我说：“不要怕，不会有事的。因为你名字起得好，曹可凡，曹可凡，就是讲一旦出了什么事，还是可以从阴曹地府回到凡间；如果叫曹不凡就麻烦了。”一番话，幽默中见真情。

曹：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搜集古画，毕生也收了近两百件书画作品。可是到你晚年的时候，你把122件非常珍贵的收藏品又捐给了国家，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

程：其实只要把这个字改掉就行了。我还给国家，不是我捐给国家。

曹：这怎么说呢？

程：这个不是属于哪一个私人的，私人凭他的知识能够去社会上发现，也不等于就是你的。你马路上看见美女漂亮，就是你的爱人吗？这些字画它也是国家的，永远是国家的。

曹：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一百多件作品是耗费了你一生的心血。你的家人也跟我说，你





为了买一张好画没有钱还到处问人家借钱，比如说你那张陈老莲，花了两百块钱，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找了很多人把钱凑齐了才把这个画买下来。现在把这样一生的心血都捐给国家，你有没有遗憾过或后悔过？

程：没有，没有后悔过！这个我感觉到还是可以的，这个东西你仔细想想，从这里想想那里想想，属于私人的部分很少。我最多是保管员，有的保得好一点，有的保得坏一点，这个东西不是属于哪个私人的。你到博物馆去看殷商周的文物，你去还给谁呢？但是能够看见这些东西，是一个人的幸福。

与先生的交往越深，他的人格魅力越是让我感动。只是从这些日常琐事、只字片语中，便能窥见这位艺术大师的道德风范。在发老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历程中，这位“取古今中外法而化之”的艺术家，创作了大量濯古来新的经典之作，也总结出他自己的艺术心得。

曹：现在很多人都在热烈地讨论海派绘画的问题。我想海派绘画从赵之谦、吴昌硕、任伯年他们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已经一百多年的时间。也有人说，程十发的绘画是海派绘画最后的辉煌，你同意这种观点吗？

程：不同意！最后的是没有期的。我们这些人现在画画，实际上从前人都走过的，就是平时你不深刻去研究人家。你真正自己创造的有没有，是有的，但是不多。主要的房子的梁柱还是古人给你砌的。

曹：你也曾经说过“海派无派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
程：“海派无派”，这是说明海派不是一个派，海派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派，各种流派的人集中一起才叫海派。

曹：程先生，现在还有人国画有一种观点：认为过去的国画都太充满小资的情调，太柔软，所以不能表现现代的生活，所以主张要画大画，越大越好，越大越能体现它的大境界、大内涵。你同意这种说法吗？

程：大中能见小，小中能见大。这是大小的秘密。你要画大的，不相信小的不行；你小的也能画得很大，这两个是相对的。

曹：其实大和小之间有这样一种哲学的关系。

程:对,对,对! 容纳别人要气度大,对待自己要小气些。

曹:这是不是也是你的处世的一个准则,或者说是一个人生的哲学?

程:大家多帮助!

曹:谢谢程先生,我们也希望您能够身体健康!

程:好的,谢谢你!

与程十发的忘年之交,让我从老人身上学到了很多。每次去看望先生,即便是闲聊,也能受益无穷。我想发老正是有了这样的修养、这样的品格,他的绘画中才透着一种大境界、大内涵。